



米·羅森菲爾特著

海洋的祕密

中國青年出版社

海洋的祕密

米·羅森貝格著

安國華 吳國烈譯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

М. РОЗЕМФЕЛЬД
МОРСКАЯ ТАЙНА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46

書號 357 文學 166

海洋的祕密

著者 [蘇聯] 本·羅森非爾特

譯者 朱楓章 吳祖烈

青年·同明聯合組織

出版者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井邊11號

總經售 新華書店

印刷者 上海春明印刷廠等

開本 87×109 2 1/32

印張 4 3/4 插頁 2

字數 92,000

定價 (5) 0.42 元

一九五五年七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一九五五年七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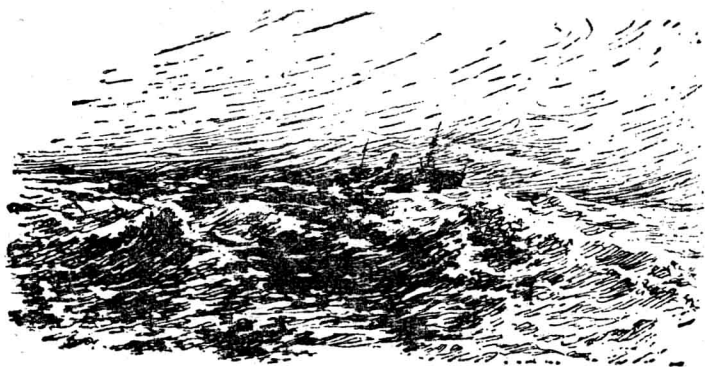
印數 1—12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8號

目 次

序幕	1
一 千島羣島海外的早晨	6
二 船長克蘭格的最後一次航行	15
三 從失事輪船上來的划子	25
四 伸到划子上來的一隻手	33
五 “請你說，我們是什麼人。”	41
六 巴庫達看見了什麼	48
七 在黑色懸崖旁	56
八 兩夜	65
九 逃跑	71
一〇 一個從大洋裏救起來的人	75
一一 在西班牙城堡的廢墟旁	78
一二 依爾溫格的幸運	85
一三 領航長看見了黑色的懸崖	91
一四 “我敢發誓說，這就是那個島子！”	96
一五 三個俘虜	104
一六 死的前夕	112
一七 “救救我吧……我也是你們的奴隸！”	114
一八 最後的一刻	124

一九	“藍色太陽堡壘號”沉沒了	132
二〇	墨西哥岸邊上的奇遇	139
	作者小傳	150



序 幕

一九××年秋末，在莫斯科和蘇聯各地的報紙上，登出了一則奇怪的新聞：

神秘的呼救信號

莫斯科時間上午九時四十五分，巴爾那烏爾無線電台按500-600公尺的波長，收到一封很短的無線電報，說一艘向北航行的輪船遇險：“……救命……救命……我們要沉了！……”

同一天下午五時二十八分，巴爾那烏爾無線電台用同樣的波長又收到了第二封無線電報：“我們要沉了！……救命！……蘇維埃之星號！……”

首都各報紙的記者，都到北極地方事務委員會去採訪，該委員會的人向他們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現在，除了報紙上已經發表的消息以外，我們什麼消息都沒有了，”這個委員會的一位負責同志說。“這封電報非常簡單，又沒有指明遇險的地點，真是使人不得不懷疑它是否是眞的。從輪船上拍出的遇險信號，我不相信會不指明輪船的所在位置的。”

水運交通人民委員會的人對記者們肯定地說，關於叫做“蘇維埃之星號”的船隻，在蘇聯商船隊的船名一覽表上，不但現在沒有，而且從來就沒有過。在白令海、鄂霍次克海和太平洋上，曾經有過颱風，但是所有在這些海上航行的船隻，都已經平安地回到港口了。

“有人說這次呼救信號是假的，”郵電人民委員會的一位負責同志和記者們談話時說：“大概是因爲不久以前一個短波無線電愛好者鬧了一場笑話的緣故。這個無線電愛好者收到了一個遇難的信號，似乎是從塞米巴拉敦斯克發出的，說城市被水淹了。但結果原來是他弄錯了，經查詢後知道：在同一天同一個時刻，有一個靠近伊爾庫茨克的小城，突然受到水災，這個小城曾經發出過遇難的信號。但是我以爲這次巴爾那烏爾無線電台所收到的信號，是眞正的遇險信號。發信號的發報機的電波，和通常用來拍發遇險信號的電波差不多。非常明顯，如果用六〇〇公尺的波長來拍發假信號，一個無線電愛好者在技術上是辦不到的。我們已經命令全蘇職工總會的無線電台聲明：信號已經收到，並且要求該輪船說明所在的位置。如果它再發出信號來，我們就用方位測定法，盡一切可能來查明它的遇險地點。”郵電人民委員會的負責同志結束自

己的談話時說：“也有根據可以判斷，信號是一架水上飛機發出的。”

報紙上發表過這段談話後，又登出全蘇民用航空總管理局的答覆：

“報社代表曾到民航總管理局採訪，據該局聲稱：目前在北方沒有蘇聯飛機。空運亦已結束。現經查明：根本沒有以‘蘇維埃之星’命名的飛機。”

不久又產生了新的推測：是不是北極圈裏的一個無線電台遭到不幸了呢？也可能是一組到島上去過冬的人，乘輪船出海遇到了連陰天，在冰中遭難了。

經詢問後，所有在北極的無線電台都回答說，他們一切都很好。而留在弗蘭克林島上過冬的人，顯然他們還不知道首都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答覆說：

“一切均好。我們已作好充份準備過北極的長夜。船上的炊事員亦已恢復健康。”

到了第三天，伯力的短波無線電愛好者古達索夫和遠東的三位無線電愛好者，收到最後的信號：

“電台……失事……星號……二十二……下沉……被漂走……求救！……”

當時，差不多所有的船隻都回到了海參崴。其餘遭到颶風襲擊的船隻，雖然處境很危險，但也都拍來了比較平安的報告。

就在這一天，莫斯科有一位叫做芙拉索娃的女公民到無線電管理局聲明說：三個月以前，她有一個熟人和一隊旅行家

參加了捕魚隊。那隊旅行家共二十二個人。在報上登載的無線電報上提到的數字“二十二”使她想起：這封電報是不是她的熟人拍的呢？當天晚上，無線電管理局收到那隊旅行家打回的“急電”：

“全蘇職工總會電台的詢問已收到。全體安全無恙，需要在此過冬”。

在北方的各個港口，停泊着一批救生輪船，準備出海去拯救遇險的人。這些船接到命令後，海上雖然還有颶風，仍然出海去了。

十天之後，這場轟動一時的事件查明白了。三艘獨桅的漁船、一艘破冰船型的小輪船“天文學家號”和一艘從庫頁島回來的拖船“機敏號”在海上遭難。開出去拯救那艘神秘的船隻的輪船，在海上救起了大部分受難的漁民後，還拯救了從沉沒的拖船上乘划子逃命的水手，後來便開回來了。

對於遇難信號這件事情，逐漸被人忘記了，經過兩個月以後，誰也沒有因為美國橫渡大洋的巨輪“總統號”拍出的封電報而聯想起這件事情來。電報裏寫着：

“本船從舊金山向上海航行途中，在太平洋南部夏威夷羣島以南，離有人居住的海島甚遠的海面上救起一人，此人已失去知覺，藉救生圈漂在水上。”

美國的報紙對這個被救起的人的遭遇很感興趣，可惜這個人已經非常疲倦，而且已經不能說話了。

領航長依爾溫格受“總統號”船長的委託，日夜在這個病人的牀前看守。依爾溫格在答覆舊金山一家報社的電文中說：

“被救者由於受驚過度已失去說話能力。甚至在發高燒時，也只是呻吟，從不說話。該被救者是從哪一艘遇難船上來的，他是誰，到現在還是個謎。”

到了檀香山後，“總統號”的船長把這個被救起的人交給了當地的醫院。不到一個月，這個不幸的人已經養好，而且已經恢復健康了，但在差不多已經完全復原之後，他還是不能說話。負責治療他的一些醫生斷定他已經失去記憶力了。這個被救起的年輕人毫無表情地看着這些醫生，他對周圍的事物也不發生任何興趣。

有些看到報上簡短的新聞很感興趣的人，老是用各種藉口到醫院裏去訪問。醫院裏的醫生對於那些毫無目的的訪問是絕對禁止的，但是有幾次，他對一個日本人的特別堅決的要求也只好讓步了，這個日本人堅決地說，他要認一下這個病人是不是在一艘遇難的日本船上的他的朋友。他看過病人後，才知道是弄錯了，但是這個日本人後來還來了兩次，他堅決地要求和病人單獨談一談，這使醫生感到很奇怪。雖然醫生一再向他保證說，病人已經失去記憶力和說話能力了，可是這位執拗的先生還是向病人提出許多問題，但是沒有得到任何的回答。

有一次，病人在醫生的伴隨下在公園裏散步，他突然在一棵棕櫚樹的前面停下了。他注意地看着一



隻灰色的小鳥，面部表情也改變了，他興奮地說了兩次一些令人聽不懂的話，這使醫生感到非常驚奇。他牢牢記住了這句話，並且把它轉告了院長。原來病人說的是：“Воробей”（麻雀）。他們查了一下後，知道這個字是俄文，醫院當局因此便能確定這個被救者是哪一國的了。

過了不久，有一艘從舊金山開往海參崴的蘇聯輪船“塔吉克號”在檀香山停泊。醫院院長於是便邀請這艘輪船的船長到醫院裏來。這個不會說話的人聽到俄國話之後，身子突然一抖，撲到船長的懷裏，抽抽搭搭地大哭起來，同時說出了幾個字。

“我要游泳……”他一面哭，一面小聲地說，“我要游泳……他們會看到我的！”

“塔吉克號”的船長把他接到自己的船上去了，但是在這次漫長的航行中，也許是因為他聽不懂人家的問話，也許是因為他根本沒有注意別人說些什麼，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到了海參崴後，這位不平常的旅客被送進了省保健處。經過醫生們的會診後，最後決定把他送到列寧格勒的精神神經病醫學院去了。

一 千島羣島海外的早晨

領航長果洛文被莫名其妙的喧嘩聲吵醒了。船艙裏很暗。在頭頂上聽到有腳步聲——有人沿着左舷跑着。領航長

迷迷糊糊地摘下那掛在鈎子上的搖晃着的懷錶，他覺得很奇怪。現在只有五點多鐘。爲什麼船員們這樣早就起來了呢？在一小時以前、他交過班之後，外面的天色還是一片灰黑，又悶又溼，暗白色的雨水從頂上流到甲板上來，又冷又濁的水在腳底下咯吱咯吱地直響。爲什麼大家在起牀前兩小時都起來了呢？有人輕輕地、小心地敲門。

“進來！”領航長沒精打采地喊了一聲。“誰呀？”

“請原諒，”可以聽得出這是女工尼娜的羞怯而又有些驚恐的聲音。“請允許我收拾房間”。

“難道你不知道我剛才才下班嗎？”領航長嚴厲地而且有些奇怪地說，“甲板上什麼事情這樣嘈嚷？”

領航長不滿意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只睡了一小時多一點。而且他剛才還被細雨淋得直發抖，才交了班，丟下了那件又重又溼的皮襖。他是有權再休息三小時的。

“請原諒，”尼娜很窘地解釋說，“可是今天天剛蒙蒙亮大家就起來了。我以爲您醒了呢。我這是做的什麼事情！請睡吧，請睡吧！……”

果洛文苦惱地從牀上跳下來，皺着眉頭用腳把溼淋淋的皮鞋踢開，倒了一杯水，拉開圓窗上的很厚的綠色窗幔。他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推開杯子，很驚奇地凝視着前面。通過圓窗可以看到耀眼的藍天。紫紅色的起伏的波浪閃爍地反映着初升太陽的金色霞光。明亮的光芒在油漆的小桌子上直閃，領航長感覺到自己的手接觸到了溫暖。他握住窗幔，目不轉睛地看着明亮的地平綫，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現在是十月的最後幾天。輪船在夜間航過了千島羣島，從堪察加返回海參崴，爲了想快些離開颶風的危險區域，它用高速度航行着。輪船在夜間是在霧中航行的，速度常常減低。後來霧散了，可是寂寞的秋雨又敲打着駕駛台的兩翼。

海員們全都知道：在千島羣島崗陵上陰暗的懸崖後面潛伏着的是什麼！在那懸崖後面，頑皮的和風突然會變成狂暴的颶風。在靜靜的霧中有時出現輕飄飄的白色雪團，可是突然在波濤上又滾滾地捲起了大風雪。迷眼的雪花打在臉上，領航員們看不見前面的任何東西：海洋看不見了，什麼東西也看不見了，只有狂暴的風絞着雪，帶着可怕的嘯聲旋轉着。

秋季從秋果特卡和堪察加回航的船隻，總是想很快地通過千島羣島。而現在忽然太陽出來了！這是炎熱的夏季的太陽，而且海面上又是風平浪靜！這不得不使果洛文覺得非常奇怪。

他很快便穿好衣服想跑到上面去，但馬上醒悟過來，於是他又重新關上門，插上門。制度，最要緊的是制度！他慢慢地刷淨上衣，洗過手後便開始刮鬍子。他在航海技術學校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使自己習慣於切實遵守制度了，最近這三年在遠洋航行的輪船上服務以來，他經常是把鬍子刮得乾乾淨淨，褲子熨得筆挺，皮鞋擦得雪亮的出現在船員休息艙裏。

第一副船長果洛文雖然只有二十四歲，但作遠洋航行已經三年了。

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身體略嫌瘦些，但是肩膀相當寬，肌肉很發達。他喜歡仔細觀察老練的海員，摹仿他們，並

且學習他們那種遇事沉着的精神，後來他自己很快就變成了一個鎮靜的，有信心的人了。他的鎮靜態度常常影響到別人。當果洛文低着頭聽完部屬的話，回答那麼兩三句話之後，對方總是很滿意地離開，而且心裏感覺到有一種說不出的力量和信心。

果洛文盥洗完畢後，來到甲板上。歡笑着的水手們，在炎熱的太陽下沿着甲板奔跑，互相追逐着。

船頭上，正進行着法國式的角力比賽，炊事員做評判員，他頭上歪戴着帽子，手裏拿着杓子在旁邊焦急地揮舞着，興奮地跑來跑去。船尾那邊，水手長巴庫達坐在繩索捲上，有十幾個人圍着他。大家都知道水手長很會講一些驚人的故事，爲了不打擾他們，領航長悄悄地走到陰暗的地方去了。

在果洛文的眼前，出現了一片幽靜的海。輪船靜靜地好像沒有接觸到水似的，在太陽下行駛着。映在白天的無線電報室上的反光在顫抖着，划子下面的明亮的藍色陰影也在晃動着。天氣越來越熱了。

坐在繩索捲上的水手長巴庫達，沒有穿水手呢上衣，只穿着一件帶條紋的汗衫。圍繞着這位又高又壯的水手長的一些水手們，比起水手長來，好像是成了瘦小的孩子了。巴庫達一面用綫繩在編東西，不時還用牙咬着打結，一面熱烈地講着。

果洛文走近了一些，靠在無線電報室的牆上注意地聽着，誰也沒有發覺他。

船員中最年輕的、十七歲的水手木拉舍夫，兩手抱着膝蓋，坐在水手長的腳邊。他對水手長所講的故事感到非常有



興趣。巴庫達當然看到木拉舍夫的興奮和喜悅，他激動得坐立不安，並且精神煥發地注意聽着巴庫達所講的每一個字。其餘的水手，也都裝出非常注意的神情，互相狡猾地擠眼。

突然出現的太陽，在拂曉的時候就把輪船喚醒了，顯然它也使水手長回憶起許多過去的事，現在巴庫達在講他的許多次經歷中的一次，說他曾經怎樣使非常嚴厲的船長們害怕，而且使他們說好聽的話。

“我到過倫敦許多次。”果洛文聽到他說，“決不撒謊，我講的是其中的一次。我們有一次到了倫敦，下了錨，得到許可後，我頭一個上了岸，坐上公共馬車到城裏去。那時候，即使是英國人，有汽車的也很少，在港口來往的都是公共馬車。花五個辨士就可以在公共馬車的頂上得到個好位置，一面走着，一面可以欣賞一切！我在一條熱鬧的大街上下了車，選定一家合適的酒店，喝了兩瓶黑啤酒，另外又要了一大杯，於是就思考起來了。做什麼呢，怎樣消遣呢？現在只是下午兩點鐘，說老實話，倫敦是一個最悶人的城市。星期日，當大家都沒有

事情做，誰也不工作的時候，所有的戲院和餐館都關着門，而在大街上和花園中，就像教堂裏一樣，都在唱讚美詩。所以我勸你們誰也不要再在星期日或星期六的晚間到倫敦去。有一次，我不知道英國的風俗，在一家戲院前停下來了。我看到整個牆上貼着一些巨大的廣告，於是我買了一張很貴的票進到池座裏，坐着等待台上的幕升起來。可是戲院裏的人都是不急不忙的。有一個穿着燕尾服的整整齊齊的小老頭出到台上，開始講話。我耐心地聽他說，等着，心裏想他很快就會說完，現在就要開始表演了，這小老頭一定是脫去燕尾服，開始表演魔術。可是過了半小時，一小時，這個小老頭還是一直在說，一會兒揮手，一會兒拖長聲音號叫，而且還哭了一次。我看看後面，怎麼回事？婦女們拿出手帕也在哭，大聲地哭！

“‘小姐，什麼時候開始表演？’我躬身向旁邊的女鄰，做手勢問她。

“她用手帕擤了一下鼻涕，看了看我，把一本封面上印着十字架的書塞在我的手裏。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不高興地哼了一聲，可是還是等着。小老頭說了兩小時，後來大家一下子都站起來，一起唱讚美詩，而後都散了。從此以後，即使廣告上畫着淡黃色頭髮的美女，我也怕進戲院了。最可靠的還是看雜技。可是雜技晚間才開演。怎樣消磨時間呢？坐在啤酒館裏喝得醉醺醺的嗎？

“說實話，我向來不像別的海員那樣好喝酒，所以我身上經常積幾個錢，而且我一向都是在有名的船上工作。我這人向來是知道檢點的，而且是注意自己的名聲的。現在再歸到

正題罷，我喝完啤酒後就走到街上，想按着路綫到雜技場去，突然，不知怎麼一來，我的腦子裏轉了個念頭，想要好好地樂一場，使這一輩子都不忘記，而且要使別人也都知道。首先你們應當知道‘瓦良格號’的船長是一個最兇惡的魔鬼，那時我正在這艘船上當一等水手。當然，船長的脾氣是不會對像巴庫達這樣的水手發作的，可是我腦子裏想出一計，要教訓一下這個無禮的人，而且使他難堪。我心裏這樣想，後來就這樣做了。我向四面看了看，接着便很快地走進一家堂皇的商店裏去。商店裏見有人進來，於是看門人、老闆和女售貨員馬上都站起來了。我把錢夾向櫃台上一放說：‘請問，你們這裏有什麼最好的東西嗎？把它都拿出來看看！’我吩咐後就在安樂椅上坐下。……”

巴庫達做出他是怎樣很神氣地靠在安樂椅的椅背上，而後又繼續說道：

“一會兒功夫，女售貨員們——她們照例都是少見的美人兒——給我脫去靴子，用她們的纖手把花色的絲襪穿在我的腳上，給我試皮鞋。而我只挺着身子坐在那兒。半小時後，我走出商店的時候，誰也不會再認出我是巴庫達了！我穿着很漂亮的，只有倫敦才有的燕尾服，胸前襯着漿得筆挺的胸墊，頭上戴着大禮帽，手上是白色羊皮手套，腳上穿着漆皮鞋。爲了開玩笑，我還弄到一根頭上裝飾着一個銀質狗頭的手杖，僱了一輛上等的雙人馬車。我嘴裏噴着雪茄的濃煙，向港口馳去。我的馬車夫穿着綠色的制服，戴着大禮帽，手拿長鞭，駕着頭等的馬匹，簡直像是國王出門！別的我懂，對馬匹我是